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八至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錄監生臣蕭準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四

劉憲　張汶　隰州佐史

鄧儼　貝禧　干慶

陳良　楊大夫　李主簿妻

劉憲

尚書李褒鎮平陽時有衙將劉憲者河朔人性剛直有

膽勇一夕見一白衣來至其家謂憲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名也憲怒曰吾軍中裨將未嘗有過僚府安得見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辭不然禍及憲震聲叱之白衣馳去行未數步已亡所在憲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憲憲私自計曰吾聞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即與偕往出城數里至一公署見冥官有廳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冥官聞憲至整巾幘降階盡禮已而延坐謂憲曰吾以子勇烈聞故遣奉命憲曰未委明公見名之旨冥官

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瀆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剛烈者不可以委焉願足下俯而任之憲謝曰某無他才願更擇剛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於是命案掾立召洪洞縣吏王信訖即遣一吏送憲歸憲驚寤後數日褭命憲使北都行次洪洞縣因以事話於縣寮縣寮曰縣有吏王信者卒數日矣出宣室志

張汶

石常侍楊瀳嘗自尚書郎出刺西河郡時屬縣平遥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為而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思平生歡豈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歸而省汝汶曰冥官為誰曰地府之官權位甚尊吾今為其吏往往奉使至里中𠤎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之門今冥官名汝汝可疾赴汶懼辭之不可牽汶袂而去行十數里路曛黑不可辨但聞

車馬馳逐人物喧語亦聞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
且議喪具汝但與兄俱進莫知道途之幾何因自念我
今死矣然嘗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今我即呼之
安知其不可哉汝有表弟武季倫者卒且數年與汝善
即呼之果聞季倫應曰諾既而俱悲泣汝因謂曰今弟
之居為何所也何為曛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
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盡今將去矣汝曰今何往季
倫曰吾平生時積罪萬狀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聞

兄之語故來與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别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季倫應呼而至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汝雖前去亦不知將止何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然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汝汝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怒汝問平生之過有幾汝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汝之籍頃閱案掾稱曰張汝未死顧遣之冥官怒曰汝未當死何名之掾曰張汝兄今為此吏向者許久處

冥途為役且甚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名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為自名生人不顧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歸汶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曛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汶喜曰此燭將非人居乎馳走望影而去可行百餘里方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已身偃卧於榻其室有燭果汶見者自是寤汶即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出宣室志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死數日後活云初閻羅王追為典史自陳素不解案王令舉其所知某薦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問佐史汝算既未盡今放汝還因問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殺一犬一虵王曰犬聽合死虵復何故枉殺虵者法合殊死令其迴頭以熱鐵汁一杓灼其背受罪畢遣使送還吏就其索錢一百千文某云我素家貧何因得辦吏又覔五十千亦答云無吏云汝家有

胡錢無數何得訴貧其答胡錢初不由己吏言取之即得何故不由領其至家取錢胡在牀上卧胡兒在錢堆上坐未得取錢且暫入庭中狗且吠之其以脚蹴狗叫而去又見其婦營一七齋取麵作飯極力呼之婦殊不聞其怒以手牽領巾婦躓於地久之外人催之及出胡兒猶在錢上其勁以拳拳其脇胡兒悶絶乃取五十千付使者因得放遂活活時胡兒病尚未愈後經紀竟折五十千也出廣異記

鄧儼

會昌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紿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旁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可令還也蔣草草被領還隕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出酉陽雜俎

貝禧

義興人貝禧為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芟瀆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緑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攝衣出迎自通曰隆姓周第十八即延入坐問以來意曰身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名君為北曹判官爾禧初甚驚懼隆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此君何辭也俄有從者持牀榻食案帷幙陳設畢滿置酒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殷判官至復有一緑衣秉簡二從者捧簡隨之箱中亦緑衣殷

揖禧曰命賜君兼同奉名即以綠衣為禧衣之就坐共飲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相與同行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歸可復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隅帷幔云已行二千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禧趨走衆謁一同人間既

出周謂禧曰北曹闕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緝君可暫止吾家也即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讌讌罷醉卧至曉徧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錢帛車馬饔餼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叅請給使廳之南大屋數十間即曹局簿書充積其内廳之北别室兩間有几案及數書厨皆雜

寶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厨簿書最為秘要管鑰恒當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既去禧開視之書籍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册金題其上陜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厨乃得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黑鉤之至晚周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即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已禍福壽夭之事至是皆然

盡忘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焚瀆村中入室見已卧于牀上周殷與禧各就寢俄而驚寤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既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出稽神錄

于慶 已下遇仙官再生

晉有于慶者無疾而終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于侯算未窮我為試其命未可殯斂尸卧靜舍唯心下稍

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許慶蘇焉旋逐張目開口尚未發聲闔門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灑乃起吐血數聲兼能言語三日平復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桎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旋對次未至俄見吳君北面陳釋王遂敕脫械令歸所經官府皆見迎接吳君而吳君與之抗禮即不知悉何神也出幽明錄

陳良

大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

共為商賈曾獲厚利共致酒相慶焉遂害良以葦裹之棄之荒草經十許日良復生歸家說死時見一人著赤幘引良去造一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執朱筆點校籍赤幘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遊魂而已未有統攝是以將來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見友人劉舒謂曰不圖於此相見卿今幸蒙尊師所遣然我家厠屋後桑樹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數數橫受苦惱卿歸豈能為我說此耶良然之既蘇乃詣官疏李

馬而伏罪仍特報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樹得狸殺之其怪遂絶出幽明録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為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日而蘇云既到陰冥間有廨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以案牘示之見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歲而已楊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為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許即令却還其人亦送楊數百步將别

楊媿謝之不知即今再生之恩何以為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宫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返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閽官夏候得楊丹五粒戒云有急即吞一丸夏候一旦得疾狀甚危篤取一粒以服之既而為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某曾服楊大夫

丹一粒耳冥官即遣還夏候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丸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候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宫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却令即迴夏候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可乎道士許之復活因改名延矣楊自審丹之靈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諠哭泣之聲

問其故主人之子暴卒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閒放唯以金石爲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晩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内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返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出神仙感遇傳

李主簿妻

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過華岳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

拜次氣絶而倒唯心上微暖速歸店走馬詣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符術奉詔投龍迴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師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馳來持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仙師入見曰事急矣且筆墨及紙未來遂畫符焚香以水噀之符化北飛去聲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朱

筆等令遣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叱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門外鬧甚門者數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囊以謝葉師一無所取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出逸

史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八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五

劉薛　李清　鄭師辯

法慶　開元選人　崔明達

王掄　費子玉　梅先

劉薛

晉太元九年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薛者暴疾亡而心

下猶煖其家不敢殯殮經七日而蘇言初見兩吏錄去向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重地獄隨報輕重受諸楚毒忽覩世音語云汝縁未盡若得再生可作沙門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法名恵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城西望見長十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聚衆掘之入地一丈得石牌三下有鐵函

函中復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薛乃於此處造一塔焉出塔寺記

李清

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温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夕蘇活說云初見傳敎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温名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轝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旣敬時敬巳死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

清云卿家暴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荅云且可敬云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否清云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在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内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世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助清還先轝中夜寒噤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

類僧達云汝當革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達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令得歸命願垂慈愍荅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言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尸在地清入至牀前聞其尸臭自念

悔還得外人逼突不覺入少時於是而活即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法寶勸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出冥祥記

鄭師辯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人入官府大門有見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偕行

連袖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平生相識僧來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曰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詰問尋於門外僧為受五戒用瓶水灌其頟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晚帔至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屍欲起唯母不去

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既到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為羅剎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唾血使人視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身具有大瘡洪爛不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唐臨昔與辯

同直東宫見其自說出冥報記

法慶

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挾柱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丈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

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出兩京記

開元選人

吏部侍郎盧從愿父素不事佛開元初選人有暴亡者以筭未盡為地下所由放還既出門逢一老人著枷謂選人曰君以得還我子從愿今居吏部若選事未畢當見之可為相諭已由不事佛令受諸罪備極苦痛可速作經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銓司為說之從愿流涕請假

寫經像相救畢却詣選人辭謝云已生人間可為白兒言訖不見出廣異記

崔明達

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經為桑門之魁柄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簷外還房又覺出如是數四心甚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外

灸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名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䰟既而引出城中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對人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徑狹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係片骨引明達行甚親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至一城城壁毁壞見數百人洋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和塹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塹塞之明達大

吽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内傳王敎名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貴彩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名我不下階恕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闡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至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

達可為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云是崔尚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說明達大言云已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藍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没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問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問明達得窺也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致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尚

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二吏送明達曰
此輩送上人者歲五六輩可以微貺勞之出門吏各求
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於市致鑿之吾等待錢方去及
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
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舉手左
右云要紙錢千貫明達領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
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
明達所居云是鄠縣靈巖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

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見姥如舊識也出廣異記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纊之際見二人追去恍惚以為人間不知其死也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為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

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俄而見其案冥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為相其冬林甫死楊國忠果代之掄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即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道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即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窻牖間窣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即取紙

剪為錢財名巫者焚之掄得之即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長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為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罪旁見小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然食肉者信罪矣殺而食之罪又甚焉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於佛堂内及冥中以此業得見地藏菩薩汝由此善當得更生即令取經經即掄所封裹之經也

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相睦如生當以日近故也至其視事之所見親故有當貴及壽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歸有一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出通幽記

費子玉

天寶中犍為參軍費子玉官舍夜卧忽見二吏至牀前

呼費參軍子玉驚起問誰吏云大王名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屬王國何得見名吏云閻羅子玉大懼呼人備馬無應之者倉卒隨吏去至一城城門內外各有數千人子玉持誦金剛經爾時恒心誦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薩當訴以屈須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歡然俄見一僧從雲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復揚言欲見地藏菩薩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禮拜菩薩云何以知我耶因謂王曰此人一生誦金剛經以算未盡宜遣之去王視

子玉忽怒問其姓名子玉對云嘉州參軍費子玉王曰此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為菩薩苦論且釋君去子玉再拜辭出菩薩云汝還勿復食肉當得永壽引子玉禮聖容聖容是銅佛頭面手悉動菩薩禮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禮禮畢出門子玉問門外人何其多乎菩薩云此輩各罪福不明已數百年為鬼不得託生子玉辭還舍復活後三年食肉又死為人引證菩薩見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違約子玉既重生遂斷軍血初子

玉累娶三妻皆云被追之亦悉來見子玉問何得來耶妻云君勿顧之耳小妻云君於我不足有恨而來所用已錢何不還之子玉云錢亦易得妻云用我銅錢今還紙錢耶子玉云夫用婦錢義無還理妻無以應遲迴各去也出廣異記

梅先

錢塘梅先恒以善事自業好持佛經兼造生七齋鄰里呼為居士天寶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說初死為人所領

與徒十餘輩見閻羅王王問君在生復有何業先荅曰唯持經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虛耳令檢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却生宜崇本業也再拜會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復訊問次至錢塘里正包直問何故取李平頭錢不為屬戶直曰直為里長團頭身常在縣夜歸早出實不知乞追子問王令出帖追直子須臾有使者至令送直還遂活說其事時其子甚無恙衆人皆試之後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九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六

王璹　魏靖　楊再思

金壇王丞　韓朝宗　韋延之

張質　鄭潔

王璹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

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蘇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二百許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曰貞觀十八年在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璹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

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囚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豈敢妄耶璹曰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呼領璹者三人解璹縛將取告身既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門外門外昏闇有城城上皆有女墻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璹曰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吏引璹至東階拜辭僧印璹臂曰好去吏引璹

出東南行度三重門皆勘視臂印然後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城門守衛嚴切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後喚璹璹迴顧見郎中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十丈二尺許大書牌曰此是勘當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上有牀座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云汝何故得來璹曰官追勘

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𬤇曰吾被官責問
功德簿吾手中無受此困苦加之飢渇寒苦不可説君
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數四囑之
𬤇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𬤇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
坐怒𬤇曰我方勘事如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
令去𬤇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為汝
却其中物因以手枕其耳耳中鳴乃驗印放出門外黑
如漆𬤇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墻壁唯東無障

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璹之吏從門來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璹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有墻穿破見明可推倒即至君家璹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户而蘇至十五日璹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遂即放歸又蘇璹

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疇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疇辭謝請更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疇令用錢別買白紙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既而身康體健遂平復如故出冥報記

魏靖

魏靖鉅鹿人解褐武城尉時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知捕賊賊之叔為僧而止盜賊靖案之原其僧刺史讓靖以寬典自案之僧辭引伏融命靖杖殺之載初二年夏六

月靖會疾暴卒權殯已畢將冥婚舅女故未果塟經十二日靖活呻吟棺中弟姪懼走其母獨命斧開棺以口候靖口氣微暖久之目開身肉俱爛徐以牛乳乳之既愈言初死經曹司門衛旗戟甚肅引見一官謂靖何為打殺僧僧立於前與靖相論引僧辭窮官謂靖曰公無事放還左右曰肉已壞官令取藥以紙裹之曰可還他舊肉既領還至門聞哭聲驚懼不願入使者彊引之及房門使者以藥散棺中引靖臂推入棺頽然不復覺矣

既活肉盡爛都盡月餘日如故初至宅中犬馬雞鵝悉鳴當有所見矣出廣異記

楊再思

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狀既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己實無罪王令取簿來須臾有黄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國州家遣兵赴救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遣行

為默啜所敗殺千餘人大定元年河北蝗蟲為災烝人不粒再思為相不能開倉賑給至令百姓流離餓死者二萬餘人宰相燮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怨有手大如牀毛鬣可畏再思再攫指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對云欲問其人云無過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為中宗所聞名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跡於中書廳記

之云出廣異記

金壇王丞

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於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名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府署入門閽故左常侍崔希逸語聲王與希逸故三十年因問門者具知所以求為通刺門者入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謂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復問曾見崔翰否

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來為開庫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生易懷因問其來由王云適在庫中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王丞是已親友計未合死事了願早遣時熱恐其舍壞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贓相引見丞著枷坐庭樹下問云初不同情何故見誣丞言受罪辛苦權救倉卒王云若不相關即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云卿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為官第一莫為人作枉

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預知但有福即可言畢送出至其所遂活出廣異記

韓朝宗

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下將過縣令又決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朝宗遂被追至入烏頭門極大至中門前一雙桐

樹門邊一閣垂簾幕窺見故御史洪子輿坐子輿曰韓大何為得此來朝宗云被追來不知何事子輿令早過大使入屏墻見故刑部尚書李乂朝宗參見云何為決殺人朝宗訴云不是朝宗打殺縣令重決因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令決汝何牽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縣丞悉見例皆受行杖木決二十放還朝宗至晚始蘇脊上青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已後始可於後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一宅門向南開宛

然記得追來及喫杖處其宅空無人居問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處信之出朝野僉載

韋延之

睦州司馬韋延之秩滿寄居蘇州嘉興大歷八年患瘧疾夏月獨寐廳中忽見二吏云長官令屈延之問長官為誰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歸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須去還欲何之延之身在牀

前神乃隨出去郭復不見陂澤但是陸路行數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将延之過大使大使傳語領過延之判官吏過延之欄笏下階敬肅甚謹因謂延之曰有人論訟事須對答乃令典領于司馬對事典引延之至房房有判官廳前廳如今之縣令廳有兩行屋屋間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内板牀坐人典引延之坐板牀對事須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鎖或露手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論訟韋司馬取錢令宜獻酬自直也問云

所訴是誰曰是韋氷司馬寔不識此人典便賀司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賀處分令還白大使放司馬迴典復領延之至大使廳大使已還内傳語放韋司馬去遣追韋氷須臾綠衫吏把案來呵追吏何故錯追他人各決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還延之曰欲見向後官職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請吏開簿延之名後但見白紙不復有字因爾遂出行百餘步見吏抱清流縣令鄭晉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

問汝何故來答曰被人見訟晉客亦問延之云何故來

延之云吾錯被追今得放還晉客稱善數四欲有傳語

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迴顧云舅氏千萬延之至舍

乃活問晉客云死來五六日韋氷宅住上元即以延之

重生其明日韋氷卒出廣異記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

日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俟于階下乘馬隨

之出縣門縣吏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發人吏敢無禮耶人亦不顧出數十里至一栢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步行百餘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門署曰北府入府徑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捽搶地呼曰質本任解褐得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言欺言欺取枷枷之質

又曰詐人既近請與相見寃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剌録庫檢猗氏張質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臨渙尉又檢詐狀被屈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

執符者復引而迴若行高山墜於岩下如夢覺乃在栢林中伏於馬項上雨裛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驚曰縣失官人及馬此非耶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縣質之馬為鬼所加僕人不知縣既失質其寮惑之且疑質之初臨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 出續玄怪錄

鄭潔

鄭潔本滎陽人寓於壽春郡嘗以假攝丞尉求食婚李氏則善約之猶子也潔假攝停秩寄跡安豐之里開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於空云且更乞須臾間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號慟呼醫命巫竟無效者唯備死而已至五更雞鳴一聲忽然迴轉衆皆驚捧良久口鼻間覺有噓吸消息至明方語云鬼兩人把帖來追初將謂州縣間猶冀從容而俄被

使人曳將怕懼行亦不覺甚難至一城郭引入見一官人似曹官之輩又領入曹司然讀元追之由云其前生姓劉是丈夫有妻曰馬氏馬氏悍戾劉乃殺而剔其腹令馬氏無五藏不可託生所訴者馬母其便告本司云居欲得馬氏託生即放其迴盡平生所有與作功德為計即可也若令追其徒寘於無間獄亦何裨於馬氏哉本司云此則自辨之須臾馬氏者到李恐馬氏無禮遂對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對之官人

問馬氏曰何如馬氏曰寃係多年别罪受畢令歸生路無計伏取裁斷李氏又云且請檢其算壽幾何若未合來即請依前說若合命盡伏聽處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名司命須臾一主者抱案入來云李未合來昨追時已檢訖須臾更檢檢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間本司云且令隨衙勘責夜則放歸耳彼處欲夜所司放出似夢而歸也自是人間日暮追使即來鷄鳴即放迴如常矣鄭雖貧苦百計祇待來使三五日後使人慙

謝鄭曰百味之物深所反側然不如賜茶漿水粥耳茶酒不如賜漿水又貧居之易辦自是每晚則備漿水及粥紙錢三五張月十日後每來皆語言商議出拔李氏李氏初每歸來並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許微說𡨋間事常言人罪之重者無如枉法殺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間饑寒如有餘即分錫類更有餘則救街衢間也其福最大鄭君兼憑問還往間一人壽命官爵迴報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壽

已欲盡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即得終此秩若踵前則不離任矣又云每燒錢財如明旦欲送錢與其神祇即先燒三十二張紙錢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獲矣如尋常燒香多不達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假告報也其燒時輒不得就地須以柴或草薦之從一頭以火爇不得剔其錢即不破碎一一可達也至八月中李却迴忽喜曰已有計可脫矣鄭詢之曰奈何然須致紙錢三五萬令他行下可矣鄭乃求於還往一邑官吏並知之共與

司力依言救之後數日方肯說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藏
而殺人者冥司勘覆未畢且取彼五藏實諸馬氏腹令
脫生矣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
未畢所言受罪亦不見其餘但拷問科決而已又嘗言
當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時更無差謬
又鄭君自云某即合得攝安豐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
為崔中丞邀攝安豐縣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後
更免其追呼矣鄭君自有記錄四十餘紙此略而言也

出博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七

趙文若　孔恪　霍有鄰

皇甫恂　裴齡　六合縣丞

薛濤　趙裴　鄧成

張瑤

趙文若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人趙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殮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云初有人引至王所王問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挺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猪羊雞鴨之屬

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云汝往時其處食我頭脚四肢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諱之文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為修福報謝諸畜各散使人將文若却至王所王付一梡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手足然後放迴文若得蘇具說此事然患頭痛及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後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於

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來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曰汝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出冥祥記

孔恪

唐武徳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説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

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
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
獠賊使其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
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
為功用求官賞以為已利何為國事也因謂恪弟曰汝
以證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
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
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客豈恪罪耶官曰客自有料殺鴨

供之將求美譽非罪而何又問何故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説其因耳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為不録主司對曰福亦皆録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

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價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訣俄而命終也出冥報記

霍有鄰

開元末霍有鄰為汲縣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簡嚴

酷下寮畏之日中後索羊腎有鄰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殺羊破肋取腎其夕有鄰見吏云王追有鄰隨吏見王王云有訴君云不待殺了生取其腎何至如是耶有鄰對曰此是段使君殺羊初不由已王令取崇簡食料為閱畢謂羊曰汝實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訴霍少府驅之使出令本追吏送歸有鄰還經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鄰問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並是何但於此復問大夫為誰曰狄仁傑也有鄰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見

吏令門者爲通須臾召入仁傑起立見有鄰悲哭畢問
汝得放還耶呼令上坐有佐史過案仁傑問是何案云
李適之得宰相又問天曹判未對曰諸司並了已給五
年仁傑判紙餘方畢回謂有鄰汝來多時屋室已壞令
左右取兩丸藥與之持歸可研成粉隨壞摩之有鄰拜
辭訖出門十餘里至一大坑爲吏推落遂活時炎暑有
鄰死經七日方活心雖微煖而形體多壞以手中藥作
粉摩所壞處隨藥便愈數日能起崇簡名見問其事嗟

嘆久之後月餘李適之果拜相出廣異記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開元中初為相州叅軍有疾暴卒數食頃而蘇刺史獨孤思莊好名士也聞其重生親至恂所問其冥中所見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說之頃者恂所至官嘗攝司功有開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適而被追乃是為僧所引既見判官判官問何故殺牛恂云生來蔬食不曾犯此判

官令呼僧俄而僧負枷至謂恂曰已殺與君君實不知所以相引欲求為追福耳因白判官殺牛已自當之但欲與叅軍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謂恂曰君後至同州判司為我造陁羅尼幢恂問相州叅軍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貧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則已必得之幸不忘所託然我辯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畢當託生為猪君造幢之後必應設齋慶度其時會有所覩恂乃許之尋見牛頭人以股乂乂其頸

去恂得放還思莊素與僧善名而謂之僧甚悲懼因散其私財為功德後五日患頭痛尋生三癰如乂之狀數日死恂自相州參軍遷左武衛兵曹參軍數載選受同州司士既至舉官錢百千建幢設齋有小猪來師前跪伏齋畢繞幢行道數百轉乃死 出廣異記

裴齡

開元中長安縣尉裴齡嘗暴疾數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後堂前忽見二黃衫吏持牒云王追齡辭已疾病

呼家人取馬久之不得乃隨吏去見街中燈火甚盛吏出門行十餘里煙火乃絕唯一逕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牆壁盡黑無諸樹木忽逢白衣居士狀貌瑰偉謂二吏曰此人無罪何故追來顧視齡曰君知死未齡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業今至此為之柰何求見料理居士謂吏曰此人衣冠且又無過不宜去其巾帶吏乃還之因復入城數里之間見朱門爽麗奇樹鬱茂前謂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領付典勘其罪福

典云君無大罪理未合來齡便若請救助檢案云殺一驢所以追耳然其驢執是市吏殺君第不承事當必釋須臾王坐主簿引齡入王問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適以詰問云實求腸不遺殺驢言訖見市吏枷項在前有驢羊鷄豕數十輩隨其後王問市吏何引此人驢便前云實為市吏所殺將肉賣與行人不闕裴少府事市吏欲言去他羊豕等各如所執王言此人尚有數政官録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遲延恐形骸隳壞因

謂齡曰今放君迴當萬計修福齡再拜出王復令呼謂
主簿可領此人觀諸地獄主簿令引齡前行入小孔中
見牛頭卒以叉刺人隨業受罪齡不肯觀出小孔辭主
簿畢復往別吏吏云我本戶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
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間不得君可為寫金光明經法
華維摩涅盤等經兼為設齋度我即得生人間齡悉許
之吏復求金銀錢各三千貫齡云京官貧窮實不能辦
吏云金錢者是世間黃紙錢銀錢者白紙錢耳齡曰若

求紙錢當亦可辦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錢於都市其錢多為地府所收君可呼鑿錢人於家中密室作之畢可以袋盛當於水際焚之我必得也受錢之時若横風動灰即是我得若有風颷灰即為地府及他鬼神所受此亦宜為常占然鬼神常若飢燒錢之時可兼設少佳酒飯以兩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辭訖行數里至舍見家人哭泣因爾覺痛遍身恍惚迷悶久之開視遂活造經像及燒錢畢十數日平復如常出廣異記

六合縣丞

六合縣丞者開元中暴卒數日即蘇云初死被拘見判官云是六合劉明府相見悲喜問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邇不曾還耶令云冥陽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無横但夫人年老微有風疾耳令云君算未盡爲數羊相訟所以被追宜自剖析當爲速返須臾有黑雲從東來雲中有大船轟然墜地見羊頭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殺此輩答曰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頭寂

然判官罵云汝自負刺史命何得更訟縣丞船遂飛去
羊大言云判官有情會當見帝論之判官謂丞曰帝是
天帝也此輩何由得見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見不亦難
乎然終須為作功德爾言畢放丞還既出見一女子狀
貌端麗來前再拜問其故曰身是揚州譚家女頃被召
至以無罪蒙放回門吏以色美曲相留連離家已久恐
舍宅頹壞今君得還幸見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隨行當
奉千貫兼永為姬妾無所恡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

判官謂丞曰千貫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餘六百屬君因為書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為功德便呼吏問何得勾留譚家女子决吏二十遣女子隨丞還行十餘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譚家訪女至門女聞語聲遽出再拜辭曰嘗許為妾身不由已父母遣適他人今將二百千贖身餘一千貫如前契丞得錢與劉明府子兼為設齋功德等天寶末其人尚在焉出廣異記

薛濤

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鞴馬便去行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荆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成固主進鷹鷂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之然君禄福有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不得不追對耳今濤出門遍

謝諸命濤至見雉兎等遍滿數頃皆飛走逼濤濤云天
子按鷹鷂非我所為觀君輩意旨盡欲殺我其何故也
適奉問為君寫經像使皆託生何必衆人殺一命也王
又令人傳語久之稍稍引去濤入王謂之曰君算未盡
故特為君既還宜作功德以自贖耳濤再拜數四王問
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
王曰即我是也我昔在荆州曽為刺史卒官舍故見君
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出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

遂活出廣異記

趙業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空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奄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久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壻貫弈與己爭殺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

閤牆如石黑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
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辨對奕固執之無以
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
業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
一人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他襆頭二事
在滑州市隱橡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復引出謂曰
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
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

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導之一促之乃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黄色過此見火如山横亘天候焰絶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果樹僊子為伍迭謡鼓樂仙姿絶世凡歴三重門丹雘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鑒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為弟子不許諸樂中有如琴者長

四尺九弦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一如酒榼三弦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頂有過録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録録如人間辭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視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也過録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減其筭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

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可尋此行勿反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蹷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該悉出酉陽雜俎

鄧成

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曾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語之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論放汝訖久

之王名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冤對然算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冤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噬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輩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却迴令為汝作功德皆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為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踼成一狗囓其衣不肯去王苦救衛然後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過麟

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忻慶吾雖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頂上然至足麟乗火遂滅尋而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歸可傳語弟努力為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我本物雖為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子今將此造經佛即當得之或恐諸弟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還以示之因拔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

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於財憐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既愈遂往黄氏為說麟所託以王簪還之黄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賣莊造經也出廣異記

張瑤

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云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有貴人儐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衆生盡來對瑤曽殺一牛以布兩端與之追福其牛亦在中庭角戴兩布又曽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所司曰張瑤持金剛經

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釋之畜生盡起而瑤猶在地上所司取司命簿勘之一紫衣引黄衫吏抱黄簿至云張瑤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頃之亦紫衣吏人引黄衫吏持簿至云張瑤掩了合死又命取閻内簿檢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問瑤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内五分合死故不合處主以功德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瑤入地獄遍身受罪

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將此為信既活印甚分明至今未滅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一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義方

齊士望　楊師操　裴則子

河南府史　周頌　盧弁

支法衡

晉沙門支法衡得病旬日亡經三日而蘇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駛如風有一吏呼罪人當輪立輪轉來轢之飄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語畢吏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官船及諸天人衡甚踊躍不能得上疲而復下所將衡去人笑曰見

何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為舵工衡曰我不能持舵彊之有船數百皆隨衡後衡不曉捉舵蹌沙洲上吏司推衡以法應斬引衡上岸雷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浮吏乃原之衡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唄之聲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階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牀坐見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來因起臨階以手巾打衡面曰莫來衡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上見平地有一

井深三四丈塼無隙際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雖見法柱故倚望之謂衡可復道還去狗不嚙汝衡還水邊亦不見向來船也衡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為至行沙門比丘法橋衡弟子也出冥祥記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為勝教太元

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録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荆棘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身隨著刺號呻聒耳見道恵行在平路皆歎羡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道恵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恵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徑進廳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

面而坐見道恵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逢比邱亦隨道恵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録人命道恵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録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將遣道恵還乃使虀兼覆校將軍歴觀地獄道恵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猘狗齧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

烏其嘴如鋒飛來甚速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呌筋骨碎落觀歴既遍乃遣道恵還復見向所逢比邱與道恵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愼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恵家於京師大桁南自還達阜莢橋見親表三人駐車共語悼道恵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上人及婢咸弗見也道恵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戸聞屍臭惆悵惡之時

賔親奔弔哭道恵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道恵後為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為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出廣異記

僧善道

僧善道者在新野時見有一人來寺中會叉手恭敬精進過常善道問賢者何乃用心如此其人曰我曾死三

日見有十餘間瓦屋下有數更有一輪如作甕均徑廣二丈餘有鐵乂乂著均上均轉如風求死不得一宿二日眼眶心悶有赤幘吏來捉數枚簡及一筆問此是何人均邊人曰佛弟子時不精進但持生禮行就人無有慈心吏問曰此人罪畧當畢遣歸於是得去乃活弟子未更此一死實喜以生禮行就人嫁女娶婦家恒五升麫二雙鷄禮士大夫今日乂手呼佛手適相離已後恐墮均上出神鬼傳

李旦

宋李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下冷七日而蘇唅以飲粥宿昔復常云有一人將信幡來至牀頭稱府君教喚旦便隨去直向北行道甚平淨既至城闕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呼旦可前至大廳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被袍隱几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旦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旦聞言已舉頭

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羣罪人受諸若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放君還去當更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或有罪人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為作福稍說姓字親識鄉伍旦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酒即欲棄録本法道民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出冥報記

梁甲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馬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為殉不然無所棄也及死家人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初不覺去忽至官府留止在門經宿見亡主被鏁兵衛引入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屛外闚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

對曰得八㪷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㪷主則被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喜色謂奴曰今當為汝白也又入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吏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吏白官請放奴官即令放與主俱出門主遣傳語妻子曰賴汝追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

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出法苑珠林

任義方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徳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日昏暗如霧中行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温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讃唄之聲王檢其按謂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睡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

見一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曽寫金剛般若千餘卷義方自說出法苑珠林

齊士望

魏州武彊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别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

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門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忻然趨走而入之入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遥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内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

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出法苑珠林

楊師操

雍州醴泉縣人楊師操貞觀中任藍田縣尉尉後以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立性毒惡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無問大小即錄告官縣令裴瞿曇用為煩碎初不與理師操或上表聞天人皆不喜每謂人曰吾性雖急暴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日誦經論然有人侵已則不能忍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見著青衣人騎白馬從東來

云東陽大監追汝須臾不見師操身忽倒已到東陽都錄處於是府君大衙未散師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牀席見囚人或著枷鏁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數師操向東行到一處有孔極小唯見小星流出臭煙蓬勃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師操問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聞有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逢人詐言慙愧有片言侵凌實不能忍欲遣入此故修理之今日是四月八日其家為師操身

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待師操便叩頭禮謝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答云爾但志禮十方佛動心懺悔改邾毒心即往生地處師操依語聲發願遂䝉放還經三日却活操具述於慧靖禪師改過懺悔今見年七十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念後夢前追使者云爾旣止惡更不來追但勤誠修善而已出冥祥記

裴則子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遣將牛耕地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愍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饑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時尚未死見在鑊湯前燃火觀望乞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其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

心終為不謹且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王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出冥報拾遺

河南府史

洛陽郭大娘者居毓財里以當壚為業天寶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經一年暴卒數日復活自說初被

追見王王云此人雖好酒且無狂亂亦不孤負他人算
又未盡宜放之去處分訖令所追人引入地獄示以罪
報初至糞池獄從廣數頃悉是人糞見其妻糞池中受
穢惡出沒數四其悲涕良久忽見一人頭從空中落墮
池側流血滂池其問此是何人頭也使者云是秦將白
起頭其曰白起死來已千餘載那得復新遇害答曰白
起以詐坑長平卒四十萬衆天帝罰之每三十年一斬
其頭迨一刧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煻煨火有數千人

奔走其間遥望城開馳欲出至輒已閉盤迴其間若痛備急事了别王王言汝好飲酒亦是罪終須與一疾不然無誡將來令左右以竹杖染水點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點處成一疔瘡痛不可忍却後七年方死出廣異記

周頌

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為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外王門外忽

逢吉州刺史梁乘問頌何以至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道地獄心甚悽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異城奈何而死求見修理乘言當相為白君第留此入門聞呵叱云判官見王久之乃出謂頌曰已論遣君宜暫見王無苦也有頃使者引領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横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皆是累歷未嘗非理受財王令檢簿檢訖云甚善甚善既無勾當即宜還

家衣裳得無𤻲壞耶頌意謂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適爾辭家衣裳故當未損再拜辭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罵云何物等流使我來去迎送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識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貫當送汝還頌云紙錢五千貫理易辦因便許之使者乃行十餘里至一石井坐其側復求去人言入井即活更何所之遂推頌落井而活出廣異記

盧弁

盧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東都就省夜宿第二谷夢中見二黄衣吏來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後欲過判官屬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領住一舍下其屋上有蓋下無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恒自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隨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聲所不忍聞弁於衆中見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見悲喜各問其來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

坐妬忌以至於此弁曰為之柰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剛經試為我誦或當滅罪弁因持經磨遂不轉受罪者小息牛頭卒持叉來弁所怒曰何物郎君來此誦經度人作事弁對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與俱去弁遂將伯母奔走出城各歸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還報會弁已蘇後數日至湖城入門遇伯設齋家人見弁驚喜還報伯母迎執其手曰不遇汝當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九

索盧貞　琅邪人　胡勒

顔𩞀　餘杭廣　曲阿人

賀瑀　食牛人　邱友

庾申　李除　張導

石長和　古元之

索盧貞

北府索盧貞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晉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經一宿而蘇云見羨之子粹驚喜曰君算未盡然官須得三將故不得便爾相放君若知有幹捷如君者當以相代盧貞即舉龔頡粹曰頡堪事否盧貞曰頡不復下已粹初令盧貞疏其名緣書非鬼用粹乃索筆自書之盧貞遂得出忽見一曽鄰居者死已七八年矣為太山門主謂盧貞曰索都督獨得歸耶因囑盧貞

曰卿歸為語我婦我未死時埋萬五千錢於宅中大牀下我乃本欲與女市釧不意奄終不得言於妻女也盧貞許之及蘇遂使人報其妻已賣宅移居武進矣固往語之仍告買宅主令掘之果得錢如其數焉即遣其妻與女市釧尋而龔頵亦亡時果共奇其事出幽明錄

瑯邪人

瑯邪人姓王忘名居錢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三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

見録去到朱門白壁狀如宮殿吏朱衣素帶玄冠介幘或所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將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自説婦已亡餘孤兒尚小無相奈何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為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訴云三年不足活兒左右一人語云俗尸何癡此間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活三十年出幽明録

胡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蘇云為人所録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將至天門外有三人從門出曰此人未應到何故來且倮身無衣不堪驅使所録勒者云下土所送已攝來到當受之勒鄰人張于載死已經年見在門上為亭長勒苦訴之于載入內出語勒已語遣汝便可去於是見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還見有諸府舍門或向東或向南皆白壁赤柱禁衛嚴峻始到門時遥見于載叔文懷在曹舍料理文書文

懐素彊聞勒此言甚不信之後百餘日果亡勒今為縣吏自説病時恐脱衣在被中及䰟與去實倮身也出廣異記

顔畿

晉咸寧中琅邪顔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死於瑳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乃託夢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臓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傷漸有氣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飲食稍多能開目不能言語十餘

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其弟宏都絶棄人事躬自侍養以後便衰劣卒復還死也出搜神記

餘杭廣

晉升平末故章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為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者便為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猪可為殺以餉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拚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衆鬼在堂共捧

弄公尸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尸取猪殺至夜見尸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戸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娶女為婦出幽明録

曲阿人

景平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見父於天上父謂曰汝算録正餘八年若此限竟死便入罪讁中吾比欲安處汝職局無鈌者唯有雷公鈌當啓以補其職即奏按入內便得充此任令至遼東行雨乘露車牛以水東西灌灑未至於中路復被符至遼西事畢還見父苦求還去不樂處職父遣去遂得蘇活出幽明録

賀瑀

會稽山陰賀瑀字彦琚曽得疾不知人惟心下尚温居

三日乃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府君居處甚嚴使人將瑀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有印及劒使瑀取之印雖意所好短不及上層取劒以出問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劒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劒惟使社公耳疾既愈每行即社公拜謁道下瑀深惡之出録異傳

食牛人

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云死時見人執録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坐

食疫死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輪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復殺之推令還既更生具說其事於是食牛肉者無復有患出幽明録

邱友

烏程邱友嘗病死經一日活云將去上天入大廨舍見一人著紫幘坐或告友爾祖邱孝伯也令作主録告人言友不應死使人遣之友得還去出門見其祖父母繫一足在門外樹後一月亡出録異傳

庾申

潁川庾其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猶温經宿未殯忽然而寤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衛重複將庾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為府君府君執筆簡閱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尚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庾出至城門語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閑麗曰庾君幸得歸而留停

如此是門司求物庾云向被録輕來無所齎持女脱左臂三隻金釧投庾云并此與之庾問女何姓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霍亂亡庾曰我臨亡遣齎五千錢擬市材若更生當送此錢相報女曰不忍見君艱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庾將釧與吏吏受竟不覆白便差人送去庾與女别女長歎泣下庾既恍惚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出還異記

李除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夜三更崛然起坐搏婦臂上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既手執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暖漸漸得蘇既活云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不知猶在婦衣內婦不敢復著依事呪埋出續搜神記

張導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導字進賢少讀書老餌

朮每食不過二味衣服不修裝既得疾謂妻朱氏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歛我服但取今著者愼勿改易及卒子乾護欲奉遺旨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別制四時服而歛焉歛後一月日家人忽聞棺中呼乾護之聲人皆一時驚懼及至啓棺見導開目乃扶出於舊寢翌日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謂子曰復歛我故服乾護乃取故衣歛之歛後又曰但安棺中後三日看之當儼然即葬如目開必重生矣

後三日乾護等啟棺見眼開人皆驚喜扶出遂生謂子曰地府以我平生修善著德放再生二十年導後位至建德令而卒出窮神秘苑

石長和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餘卒家貧未及殯殮經四月而蘇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在長和前五十步長和行有遲疾二人亦隨緩速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如鷹爪見人甚衆羣走棘中

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長和獨行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樓可數千間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著皂袍四縫臨窻而坐長和拜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千餘年長和便若憶得此別時也相識中有馬放孟丞夫妻先死已積歲閣上人曰君識孟丞否長和答曰識閣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恒為我司掃除之役孟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窻見長和厚相慰問遍訪

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附書也俄見孟丞執笏提箕自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積進為信耳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恒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不妄也語久之閣上人問都籙主者審案石君籙勿謬濫也主者按籙餘三十年閣上人曰君欲歸否長和對願歸乃敕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峙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尸不欲

附之於屍頭立見其亡妹於後推之踣屍面上因得蘇
法道人山時未出家聞長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
者咸和時人也（出冥祥記）

古元之

後魏尚書令古弼族子元之少養於弼因飲酒而卒弼
憐之特甚三日殯畢追思欲與再別因命斲棺開已却
生矣元之云當昏醉忽然如夢有人沃冷水於體仰視
乃見一衣冠絳裳蜺帔儀貌甚俊顧元之曰吾乃古說

也是汝遠祖適欲至和神國中無人擔囊侍從因來取汝即令負一大囊可重一鈞又與一竹杖長丈二餘令元之乘騎隨後飛舉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數山河逾遠歘然下地已至和神國其國無大山高者不過數十丈皆積碧珉石際生青彩簳篠異花珍果軟草香媚好禽嘲啅山頂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無凡樹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輩每果樹花卉俱發實色鮮紅翠葉於香叢之下紛錯滿樹四時不

改唯一歲一度暗換花實更生新嫩人不知覺田疇盡
長大瓠瓠中實以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粱可比人
得足食不假耕種原隰滋茂蕕穢不生一年一度樹木
枝榦間生五色絲纊人得隨色收取任意紝織錦纖羅
不假蠶杼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中國二三月無蚊
虻蟆蟻蝨蜂蝎蛇虺守宮蜈蚣蛛蠓之蟲又無梟鴟鴞
鵂鶹鵶鴟蝙蝠之屬及無虎狼豺豹狐狸鷙駮之獸又無
猫鼠猪犬擾害之類其人長短妍蚩皆等無有嗜欲愛

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為鄰則世世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壽一百二十中無夭折疾病瘖聾跛躄之患百歲已下皆自記憶百歲已外不知其壽幾何壽盡則欻然失其所在雖親族子孫皆忘其人故常無憂戚每日午時一食中間唯食酒漿果實耳飡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無私積囷倉餘糧棲畝要者取之無灌園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畝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國人日相携遊覽歌詠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嘗昏醉人人有婢

僕皆自然謹慎知人所要不煩促使隨意屋室廱不壯
麗其國六畜唯有馬馴極而駿不用芻秣自食野草不
近積聚人要乘則乘乘訖而却放亦無主守其國千官
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雜於下人以無職事操斷
也雖有君王而君不自知為君雜於千官以無職事昇
貶故也又無迅雷風雨其風常微輕如煦襲萬物不至
於搖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潤滌暢不有淹流
一國之人皆自相親有如戚屬各各明惠無市易商販

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說既至其國顧謂元之曰此和神國也雖非神仙風俗不惡汝迴當為世人說之吾既至此迴即别求人負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飲飲滿數巡不覺沉醉既而復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疎逸人事都忘宦情遊行山水自號知和子後竟不知其所終也出玄怪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三